

竹石之气

了一容



十多年前，去过一次福建，也到过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时隔多年，又一次出差到福建，置身在八闽之都福州，记忆随时空转移开始渐渐复苏。突然，一座古居门前的石条缝里生长的几棵青竹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文雅的身影令人不禁心里一动。

福建跟许多南方地区一样，都是可以生长各种竹子的地方。第一次到福建，让我牢牢记住的就是那些形态各异的青竹。我喜欢竹子由来已久，主要源于少年时读陈子昂的《修竹篇》：“岁寒霜雪苦，含彩独青青……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字里行间，竹子所散发和流淌的金石之气，叫人不由肃然起敬和心生仰慕。还有郑板桥笔下的竹子，那一枚枚灵性的竹叶，飘逸、洒脱，充满了顿悟的光彩，有超脱世俗的精神。柳宗元也曾在他的作品中赞美和感慨竹子的谦虚、低调、达观。大文豪苏东坡更是直抒胸臆地喊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可见，竹子跟媚俗之气是背离的关系，竹子是完全能够高昂地登上大雅之堂的植物。出身贫寒的帝王朱元璋也曾写过一首《咏雪竹》的诗：“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雪竹既有高洁的品格，又有一种不畏风霜严寒、受尽摧残却依旧能刚正不阿、不向邪恶低头的气概。纵观古今文人志士，皆有以青竹喻人风骨和气节的笔墨。

于是，竹子在我心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它高贵、宁折不弯，同时亦可亲可敬，超然峻拔，其形态和秉性都是值得令人吟哦的。当然，我也喜欢福建这里的石头，不是因为色彩的艳丽以及昂贵的价格，而是石头那种古朴自然和典雅的姿态，还有跟青竹一样的文气。正是由于青竹与石头那高雅的格调、坚韧的气质和诗一样的韵味，还有蕴藏着的人与大自然之间相谐相生、浑然天成的意趣，才让我在心里给它们留有一席之地。

记得第一次从福建回来后不久，我便萌生了在北方的自家院落门前种几棵竹子的念头。后来竟真的实践了，种的是罗汉竹，此竹竹节短而胖，憨态可掬，又不失肃然庄重。我认为种罗汉竹是适合我，对自己有益处的。另外，我想通过身体力行，就近再仔细观察一下竹子的心性。罗汉竹的幼竹是从福建那边费尽周折快递过来的，拿到手见其包裹在一只灰色的大塑料袋里，根须尚带着原地的土球，湿乎乎的。在干旱的北方，为不让竹子还未种到土里就干巴得一命呜呼，福建的朋友不仅使它带上原地的泥土，同时还在泥土上喷洒了清水。我从快递处将竹子抱回来时，塑料袋里不断哩哩啦啦滴着泥水，我的衣服被泥水糊得像刚从泥潭里爬出来似

的，但我却一点不感到恼火，反而觉得异常快乐。

拿回来的竹子，我把它们连同塑料袋一道泡在一只大水桶里。就在我的邻居们把自家的葡萄藤从土里刨出来上架的时节，我便开始种竹子了。我先在院落里选好地方，然后便拿着铁锹跟一位画家朋友一起开工了，我们都是爱竹子的人。地面太干，一铁锹下去就像砸在石头上一样，于是我们用水井里的水引过来，一边泡着干硬的土地一边挖开种竹子的坑。过了一会儿，土地仿佛被井水泡醒了，变得柔软起来，铁锹踏下去，就切入豆腐块似的。很快，我们就挖好了种植竹子的坑。这里的土地属于黑沙土，在北纬三十八度的线上，日照时间长，特别适合种水果，水果品质非常甜。但在这里种竹子，我可否算得上是首例，就不待而知了。这样的黑沙土日头越晒越会变得像石头一样牢固结实，简直能把锋利的镰刀给崩坏。但只要一遇见雨水，土地就又变得稀松软乎，人的脚踩上去，一下子就会被深陷进去，拔也拔不出来。在挖好的土坑里，我跟画家朋友往里面灌了许多的井水，把带着泥土的竹子小心翼翼植入竹坑里，迅速填上土，再轻轻地用脚踏实。就这样，我们挨着种了一排竹子，大约有十来株吧。

这里的天气不像南方那么湿润，南方说下雨就哗啦啦地下起大雨，没有大雨也总是隔三差五地飘几拨牛毛细雨，这样的天气适合在茶舍一边喝茶一边读书，或拿一把雨伞，在古老的石头街巷里溜达，或久久地立于古居的门前屋后赏竹读诗，感受细雨中说不清是忧伤抑或是悠闲的思绪万千。

北方的景况则完全不一样，进入夏季，大多数都是烈日炎炎，干旱的日子持续时间特别长，种了草木的土地如果不浇水，就很容易干死，即使挖地三尺，依然看不到一丝湿气。福建的朋友一再告诫我：“竹子不大耐旱，比较喜欢水。”我

想我不能让这些竹子觉得一到北方就得不到应有的扶植，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每个周末我都会把水井里的水抽上来，给竹子一遍又一遍地浇水，另外我还在浇花的喷壶里灌满井水，以南方天空常常飘洒的绵密细雨的节奏，时不时给竹子通身沐浴一番。我就是这样虔诚而无微不至地浇灌和养护着这南来的生命。在我心目中，竹子的美，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看到的，也不是置身温室中被主人百般呵护的样子，而是当它遭遇风吹雨打，饱受肆虐时候的样子，那一刻，请侧耳倾听吧，竹竿、竹叶会在旷野里飒飒地抖动着，发出诗一般的吟唱，此时人们才能真正领略和懂得竹子那不屈不挠的品格。

一切生命的形态都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经常在温室被呵护的生命，终究经不起风刀霜剑。这些种在我北方院落里的竹子，除了有一株可能根须不太发达而竹叶蔫巴了之外，其余的都枝绿叶展，一派蓬勃生辉欣欣向荣的景象。有时，我静静地伫立在这些竹子旁边凝视，觉得它们就是古时候的读书人，在跟我进行精神层面上的碰撞，我们推心置腹，把许多从未跟别人交流过的思想全部都释放了出来。

竹子落户北方院落的头一年冬天里，整个冬季似乎比较短，且并不特别寒冷。因为有一座巍峨的莽莽苍苍的高山阻隔了风沙寒流，加之黄河像一条黄龙似的穿境而过，使这里能保持一种恒温的状态。我对竹子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防护措施，心想如果养成依赖的习惯，即使侥幸活下来，那也是非常可怜，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与其如此，毋如早早就看到它们在大西北冬天的严寒中殒命。所以，我希望这些竹子能自己经受住大自然凛冽严寒的相遇与生命的创痛。我对它们充满希望和信心。后来，不其然，这些竹子给了我们难以想象的震撼和惊奇，它们居然真的越过了第一个冬天。为之，我跟画家朋友庆

祝了一番。在那个夏季竹叶最繁茂的时候，我们摘下一把竹叶，泡在煮茶的砂壶里，又用筷子夹了一粒木炭火放进砂壶，壶里发出啦啦一声响。等水澄清后，我们倒茶分而而喝之，顿时感觉眼明心亮，整个肺都变清爽了。这是一位老中医告诉我们的一种清肺方法。我们一边喝着竹叶茶，一边对天地宇宙和竹子充满了感恩，从这个意义上讲，竹子于我们又成了一味良药。

到了第二年冬天，这些竹子依然生机盎然傲骨凛凛的样子，我抚摸着这些自南国迁居北方的竹竿，有一丝说不清楚的感动。我想，它们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气候，能长期坚守下去了。

又一个冬天即将结束，就在快跨入春季的时候，我看到农人给自己的田里进行冬灌，有些亢奋和激动，突发奇想，就给自己院落的竹子进行冬灌，这一灌，不成想却让水从竹根到地皮都结成了冰，伤到了竹子的根。到春天，竹子的叶子再也没有绿起来，竟一点一点变黄，干死了。我心中的懊恼和难过是无法用言语述说的，才明白欲益反损，顺其自然可能会更长久。

再说说福建石头。我说的是一种铺在路基上、安装在门楣上、立于门口码头边、可以题写碑文的白石头、青石头。每次走在福建古镇里这种石条铺就的路基上，我总能感受到古镇的古老韵味，尤其当天空飘着毛毛细雨，走在青石头的路面上，人会生出时间久远的古朴而诗意的感觉。青石头的路面跟沥青路、黄土路在雨中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能给人以雨中漫步的宁静，让人穿越时间的长河，进入一种千年文化隧道的氛围。古镇的许多门楣也是青石头，上面有书法。门框两边的石头不用任何颜色涂抹，却百看不厌，庄重大气，像永不失色不过时的大自然的画。还有石门墩、石狮子、石照壁、石碑文，无不透露着文气。越是朴素无华的事物，越是对我有一种深深的吸引。我在三坊七巷的路口，曾经听见一个外乡客人脱口而出朗读：“大儒房！”路人皆纷纷诧异。我眼睛不大好，抬头见一面门洞的石头牌坊上刻的字，就是外乡客人所读内容。福建这里从古到今一定出过许多文人墨客，也有许多名流巨擘客居和来过这里，可以被称为大儒而当之无愧的人一定有之。我正寻思着，走近了才看清是“文儒坊”，不禁哑然失笑，觉得用那个人读的名字，未必就有什么不好，也许影响力会更大，打卡的人会更多。大俗和大雅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心存大雅的人，在任何环境里都能与人为善。

正如石头离不开竹子的衬托，竹子也离不开石头的映照，它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相映生辉。



沙 石（美国）

5月初的一天，我随旅行团从旧金山出发，乘飞机到阿联酋的迪拜，开始了为期大半生的金字塔之旅。

迪拜市中心到处绿草茵茵，几乎看不到一寸黄土。这在美国加州可能司空见惯，但别忘了迪拜是“沙漠之都”，要保持无死角的绿化，必须付出高于黄金的成本。首先是土质问题，为了让草木生长，必须把当地的沙土换成有机土。据统计，迪拜绿化面积大约283万平方米，可想而知，换土工程的花费一定是个天文数字。迪拜最常见的树木是蜜枣棕榈树。这种树不但常青，还结中东特有的蜜枣。迪拜究竟有多少这种树，恐怕难以精确统计。据说仅2021年一年，迪拜就种植了17万棵棕榈树。而作为沙漠之都，滴水贵如金，在这里每年为一棵树浇水的费用就超过2000美元。迪拜到处繁花似锦，说明了一个现象：沙漠给迪拜带来了石油，石油给迪拜带来了财富。

不过到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才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挥金如土。

说到阿布扎比，不能绕开拉斯艾赫总统府和谢赫扎耶德清真寺，行程所到之处无不镶金镀银，这样的奢华精美反映了阿拉伯人的文化传统。虽然这是一次观光性旅行，但通过耳闻目睹也能

看出繁荣外表下的潜在危机。那就是这个中东国家的经济完全倚仗石油，除了石油基本上没有制造和高科技产业。随着石油资源的消耗和世界各国对汽油需求下降，在可以预测的未来，这个国家的财源会出现断层。不过据导游说，许多阿拉伯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即将发生的情况，各国政府也在致力于开发其他产业。

离开阿联酋，我们一行人飞到埃及，“金字塔之旅”才算真正开始。如果说在迪拜“每迈一步都是黄金”，那么在埃及“每迈一步都是历史”。

亲眼目睹胡夫金字塔与看图片、看影视绝对是不同的感受。面对这座埃及最大的金字塔，最明显的感受是自己的渺小。站在巨大的建筑前，想到自己平时的虚荣和对名利的贪心，不禁感到无地自容。我在胡夫金字塔前拍下骑骆驼的照片，这是整个行程的亮点。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心里的影像比手机里的影像更值得回味。

说到埃及之行，我们的导游，一个叫做哈默德的埃及人，是绕不开的话题。在埃及旅行，没有当地人做向导，提供保护，你很可能寸步难行。

默哈默德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和英

语，和他熟了以后才知道他曾在北京住了5年，主要是为了学习中文，用他的话说他是从埃及来的“北漂”。他还有一个有趣的中文名字，叫“石头”。石头的语言能力、埃及历史知识储备和幽默感，给我们的旅程增添了不少乐趣。

经过石头的介绍，我们初步了解了埃及的历史。金字塔的迷人之处除了它的悠久、宏大，更多是由于它的神秘。缺乏文字记载，为埃及历史文化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以胡夫金字塔为例，目前对它建筑过程的所有解释都难以成立。

胡夫金字塔高146米多，后因风化，削减了约10米，但它仍然相当于40层大厦。据说堆砌金字塔的石材从1.5吨至50吨不等。把大小不一的石头准确地排列成金字塔形，其误差只在毫米之内，如此精密的计算和高超的切割技术在当时是难以做到的。再说它的建筑体量，更是谜中之谜。据统计，胡夫金字塔由230万块石材盖成，建筑时间大约为20年。如此计算，每天需搬运800吨重的石材，每小时要将18块数十吨重的石头安装就位。这样的施工量在建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然金字塔充满了神秘，但有一点

虽然我是一个在内蒙古出生的人，但兴安盟却是我平生头一次踏访。

近6万平方公里的兴安盟地处科尔沁草原，它的首府原名叫“王爷庙”，后改成乌兰浩特。兴安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地，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实践地。它成立于1947年5月1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更神奇的是，它有一座边境小城——阿尔山。

阿尔山的全称是“哈伦·阿尔山”，它不是山，蒙古语意思是“热的圣水”。我之所以对阿尔山感兴趣，是因为天津市作家协会的老党组书记张洪义，一个曾经扎根内蒙古的天津知青，担任过阿尔山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他调回天津之后，到作协工作，成为我们密切接触的工作伙伴。张洪义不止一次跟我们聊起阿尔山，邀请我们走访阿尔山，他对阿尔山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故乡天津。所以，由于张洪义，我记住了阿尔山。

到兴安盟的第二天，我们出发前往乌兰毛都大草原。草原的天气十分多变，路上一会儿暴雨，一会儿彩虹。同行的朋友告诉我们，今年雨水格外多，这意味着水草丰美，也意味着牧民的收入增多。先不说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乌兰河是如何美丽，不说那木栈道是如何绵长地深入到草原腹地，这片草原使我叹服的不仅仅是辽阔，还有丰富的层次。

到兴安盟的时候，我先见到玫瑰峰和壮观的口岸。在参观界碑的时候，一名解放军少校陪同我们登上山巅上三角山的哨所，远眺对面的蒙古国界，草场、树木、牛羊历历在目。我看到哨所内务整齐，士兵们全部去参加执勤了。以一个老兵的眼光，我打量着这座边防哨所，和我当年曾经走过的云南边防哨所逐一比较，设备已全然更新，条件也非常好。哨所外有一棵高大的樟子松，又名“相思树”。这是30年前一位军嫂为她在洪水中抢救战友而牺牲的连长丈夫种下的，而13年前这位发誓抚养公婆和儿子的军嫂病重离世，留下遗嘱：“死后骨灰撒在哈拉哈河，与丈夫同眠异界，共守边关。”这是何等感人的忠贞、何等感天泣地的家国情怀啊！

归来便是夜走阿尔山了。吃过晚饭，东道主建议我们走走著名的圣泉广场。圣泉广场上有音乐喷泉、闪烁的灯光、嬉笑的儿童，以及一对对领着孩子的父母，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小城特殊的魅力和活力。

潮嗨街烟火气极浓，街上灯火通明，香气四溢，小吃异常丰富，有各种各样的烤串、冷饮和啤酒，一群人在一座透明的蒙古包里聚餐，还有一位歌手在夜色中放声歌唱。阿尔山之夜，声光电以及美食的香气浓浓地包裹着我们。

同行的一位女教授突然看见路边有间新华书店，建议大家进去一观。我们便掀开门帘走了进去。进去一看，故事开始了。我的一本名为《彩色的梦》的诗集就在那里迎接着我，这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的一批适合小学中低年级孩子阅读的书。看到了《彩色的梦》，又看到了个子高高的营业员小伙子，我介绍了这本书和我的关系。营业员说他叫张阳，请我在书上题几句话，他要留作纪念，于是我写下了“祝福阿尔山”几个字。恰恰还有几本同样的书，同行的伙伴每人买了一本，让我签上名，这是一次偶然的巧遇。我问张阳是汉族还是蒙古族，才知道他既是汉族又是蒙古族，在蒙汉杂居的小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是根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他坦诚、热情，在这座边境小城的新华书店里，我们的相逢给他增添了几缕有趣的色彩。

当晚回到宾馆，又有意外的收获。兴安盟的作家朋友转发给我一篇内蒙古作协老主席扎拉嘎胡的文章《内蒙古青年学校在阿尔山》，发表时间是2016年7月29日。扎拉嘎胡是我的老友，他是内蒙古的知名作家，他的家乡就在兴安盟的科右前旗。扎拉嘎胡生于1930年，他有若干优秀作品进入骏马奖的行列，同时他又是一个优秀的文化组织工作者，他写作的时间与我出生的时间几乎一样，是1951年。

这篇文章里扎拉嘎胡写到，1946年他们一批蒙古族的青年学生从王爷庙撤到了边境小镇阿尔山，此时他们已由共产党领导。到达这里之后，同学们洗温泉，采蘑菇、木耳，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还能看到片石上的彩蛇聚会。大蛇小蛇堆在一起有二三尺高，好几个小时才散去，牧民们都以为这是神蛇，便烧香磕头。不知道这个场景现在还有没有，但扎拉嘎胡绘声绘色的描写让我看到了他曾经经历的烽火岁月。他同时还写到了关于白狼镇的恐怖记忆。

白狼镇有一个林俗村，现在变化非常巨大，有诗歌社团，有林业展览馆，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标本。在这里，我们为一个诗歌小镇揭牌，同时聆听了4个小学生朗诵《彩色的梦》。扎拉嘎胡特别写到了在他15岁时，这里还是伪满洲国所辖地区，由于日军战争物资缺乏，孩子们被带到白狼镇剥桦树皮，因为桦树皮可以提炼紧缺的汽油。桦树皮里提炼汽油，我是首次听说。桦树汁味道鲜美，我们抵达兴安盟的第一天就品尝过这种特殊的饮料。扎拉嘎胡写到一个细节：在白狼镇剥桦树皮回王爷庙的过程中，日本关东军和这批学生遭到了苏联飞机的轰炸，关东军持枪反击，结果损失惨重，而巨大的轰炸机投下的炸弹使很多同学受伤，内蒙古作家特·达木林的耳朵就是那一次被震聋的。又一个熟悉的人出现在我的眼前，特·达木林是我的同事，他曾经是中国作协创联部的老领导，专门负责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是我尊敬的乡亲和长辈。我一直知道他有严重的耳聩，但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看了扎拉嘎胡这篇文章，才知道达木林耳聩的原因。

这篇文章落笔于1993年10月18日，2023年3月3日扎拉嘎胡逝世。一个远去的长者、智者，一个兴安盟走出的优秀作家，留给了我特殊的记忆。

多彩的兴安盟，迷人的乌兰毛都，传奇的阿尔山，值得我一走再走！



夜走阿尔山

高洪波